

災難與人性

唐肅宗至德二年(A.D.757)，郭子儀率十五萬軍隊，加上突厥五千精兵的支援，光復了長安；逃“安史之亂”的朝廷回京；郭子儀更收復了東都洛陽。多年流落的杜甫，獲朝廷任為左拾遺，官職雖然低微，總算生活有了著落，就想接着團聚。

他在鞏縣的家鄉，幾乎淪為廢墟。他的妻子兒女，已經從鄜州播遷到奉先(蒲城)。他在“自京赴奉先詠懷”中說：

老妻寄異縣 十口隔風雪
誰能久不顧 庶往共飢渴
入門聞號咷 幼子飢已卒
吾寧捨一哀 里巷亦嗚咽
所愧為人父 無食致夭折
豈知秋禾登 貧窶有倉穀...

其實，杜甫那年才四十四五歲，頭髮已經全白。他的妻子是司農少卿楊怡的女兒，比他年輕得多。在鄜州中秋望月，他還以為是“雲鬢玉臂”的少婦；現在面對的“老妻”，鶉衣百結；孩子滿面垢泥，穿不上襪子；更有一個給餓死了。讀來令人悲戚。

杜甫拿出囊中衣物，和一些貲財，一家人重聚，才像個樣子。於是一同到了長安。誰知住不上一年，因為有人嫉妒，把他下放到陝西華州作司功。作了不久，他辭官去秦州(天水)，生活也有困難。

宦途不得意，四十八歲的杜甫，得朋友的邀請和資助，挈家到了成都，投靠故友嚴挺之的兒子，蜀州節度使嚴武。

杜甫五十歲，在成都的西郊，浣花溪畔，鄰近錦江的地方，開闢了數畝地，在一棵二百年高大的柟樹下，營建了一棟茅屋。並寫信給各處的朋友，索取樹苗：蕭實送來百株佳桃，韋續給他綿竹縣的綿竹，還有其他果樹等。

在那裡，他安定的過了幾年寧靜生活。五十三歲那年，嚴武奏請他任節度檢校工部員外郎。大約一年後，嚴武死了，另一知交高適也相繼逝世。杜甫不免興孤零的傷感。

有一個秋天，中國潦雨的季節。大風忽然吹來，把他的草堂掀了頂。杜甫作“茆屋為秋風所破歌”：

八月秋高風怒號 卷我屋上三重茆
茆飛渡江灑江郊 高者挂罥長林梢
下者飄轉沈塘坳
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 忍能對面為盜賊
公然把茆入竹去 脣焦口燥呼不得
歸來倚杖自歎息
俄頃風定雲墨色 秋天漠漠向昏黑
布衾多年冷似鐵 驕兒惡臥踏裡裂
床頭屋漏無乾處 雨腳如麻未斷絕
自經喪亂少睡眠 長夜霑溼何由徹
安得廣廈千萬間 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
風雨不動安如山 嗚呼
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 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

這首詩，雖然是寫實，但也道出人性的不同。

秋風卷去了屋頂，飄散遠近。這也是失去了覆庇，可能比嚴武的逝世，使他失了倚靠。這時，是需要人援助，正該顯出人性的良善；但沒有誰雪中送炭，卻有人趁火打劫，小人欺負老人，趁機發災難財，抱了茅草自去了。

風過了，屋頂破了，屋漏偏逢連夜雨，受雨腳的蹂躪。孩子夜不安睡，拉扯舊衾，踢破了被裡，是表明單顧自己的人。

詩人則有博愛他人的心，民胞物與，他自己受盡風吹雨打，懷想別人困苦的境況，自然甚為同情；他願意有高大突兀的廣廈，作無數天下人永恆的居處，“風雨不動安如山”，再也不用暴露於氣候的侵凌之下，縱然自己犧牲也心滿意足。這又是何等的襟懷！

世上常有災難。從人類的開始，到現在，像近來各地連年的風災水災，在任何的災難中，都能顯明人性。只要這地球繼續存在，將來也必然如此。

問題仍然存在：哪裡能夠尋得這樣磐石上的廣廈，使天下寒士安居呢？

唐代宗大曆五年(A.D.770)，五十九歲的大詩人杜甫，在貧困中逝世了。

這世界是沒有常存的城，也難有廣大可容天下人的心。所以，即使在安定富裕的環境中，仍然有無家可歸的人。

耶穌說：“你們心裡不要憂愁；你們信神，也當信我。在我父家裡有許多住處。”(約一四：1,2)

耶穌說：“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，好比一個聰明人，把房子蓋在磐石上。雨淋，水沖，風吹，撞著那房子，房子總不倒塌；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”(太七：24,25)

信耶穌基督，並且遵祂而行。因為這是耶穌基督的心意，願意人信從祂，必得到永遠的平安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